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3)05-0069-05

我国大学排名实践的概念基础: 反思与回归

——兼论大学排名的可能路径

梁 卿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 天津 300222)

摘要: 在我国的排名实践中, 排名制作者大多将大学排名视为价值中立的认知过程。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因为大学排名是一种不同于认知活动的评价活动。就其原因而言, 对大学排名的认知论理解与历史传统、排名制作者的学术背景等有着紧密关联。从大学排名的评价本质来讲, 合理的大学排名必须建立在价值主体需要的基础上。从国际的视野看, 基于价值主体需要的大学排名有三种不同的路径。

关键词: 大学排名; 高校评估; 评价论; 概念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0-058.1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社会公众了解高等教育的一个窗口, 大学排名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在大学排名应该如何开展的问题上, 虽然历经多年讨论, 人们依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有必要暂时放弃对排名方法的直接探讨, 回归排名的基本理论层面, 从梳理大学排名等基本概念开始, 澄清大学排名的基本理论问题, 为大学排名的开展和改进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本文旨在对我国大学排名的概念基础进行反思。

一、我国大学排名实践的概念基础 ——从大学排名的服务对象谈起

在我国, 大学排名往往被期望同时为高等教育的多个不同利益相关者提供服务。例如, 中国校友会网认为, 其“评价结果可为我国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政策, 促进高校良性竞争并提升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 学生及家长报考院校, 企事业单位选才及教育投资等提供参考, 引导高校多为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1]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

中心指出, 其大学排名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为政府部门管理和决策提供定量依据”、“为高校的竞争和发展提供定位信息”、“为社会各界了解大学提供快速通道”、“为广大考生选优择校提供报考指南”等。^[2]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50强”旨在“为我国高水平大学科学发展提供依据, 为大众理性看待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校提供参考, 为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提供帮助。”^[3] 武书连领衔的《中国大学评价》致力于包括考生在内的“社会各界”提供服务。^[4]

对于大学排名而言, 要想同时服务于多个社会群体, 只有两种可能。其一, 大学排名被认为是对大学质量、实力或者贡献的“镜式”反映, 是价值中立的认知过程。根据这种观点, 在特定的时间点上, 大学的质量、实力或者贡献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 就“在那儿”。大学排名只不过是准确地测量或者发现大学的质量或实力, 并按照其高低对大学进行排序。作为认知的结果, 大学排行榜具有真理性和普遍性, 因而可以同时服务于政府、考生、大学、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界。这就像人人都可以利用牛顿的物理学理论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物理问题一样。

收稿日期: 2012-12-03

作者简介: 梁卿(1978—), 男, 安徽怀宁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其二,大学排名就是以价值主体(即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或者说是大学排名的服务对象)的需要为标准,对各所大学价值大小的判断。其目的是帮助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做出能更好地满足其需要的相关决策。基于这一认识,不难确定,同一个大学排名要想同时向多个社会群体提供服务,只有一种情况,即这些社会群体对大学的需要并无不同。这正是第二种可能。

然而,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第一种情况才是排名者的真实想法。武书连领衔开展的大学排名是我国最早的大学综合排名,也是最受人们诟病的大学排名。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发表了《陷入误区且步入禁区的“中国大学排名”》,对武氏排名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顾海兵教授认为,武氏排名存在重理轻文的倾向,且其指标权重的分配不合理。对第一个问题,武书连引用了裴云的研究为自己辩护,认为大学排名中文科得分低,理科得分高的情况,正确反映了中国大学重理轻文的实际情况。在回应第二个质疑时,武书连认为“《评价》是根据教育部公开发布的专任教师数和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数,统计出中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权重分配的,该权重实际是中国一千多所大学对本校教师各类工作时间统计的结果。”而在涉及到文理科的权重分配时,他又指出:“大学评价只能客观地反映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而不能改变和伪饰这种情况。理科与文科的实际比例是8:2,在《评价》中就只能记载为8:2,而不能记载为5:5。”这里所谓的“理科与文科的实际比例是8:2”指的是,“2002年中国普通高校理科全时科研人员与文科全时科研人员人数之比约为8:2,当年理科博导与文科博导人数之比也约为8:2。”^[5]从这些论述来看,在武书连看来,大学排名就是要“客观”地反映大学的实际状况,大学排名与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等等都没有任何关系。大学排名是一种科学的认知活动。刘念才等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尽管各有其不同的个性特征,但是也有共性,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在任何指标体系下都是一流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y,简称ARWU)的初衷就是“为了定量分析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体系中的位置,找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差距”。^[6]按照这样的观点,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ARWU就是对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差距的一种科学认知。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排名课题组的蔡莉和蔡言厚等人对国内四个主

要大学排名进行了比较,其目的是“检验多指标综合排名与实际相符的状况”,采用的方法是,考察中央直管学校、985工程学校、拥有研究生院的学校、211工程学校以及86所全国重点大学的并集——125所大学,在2004和2005年四个国内排行榜(武书连、网大、武大和校友会网)综合排名中的名次,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认为,中国校友会网的大学排名与实际最为相符。^[7]邱均平认为,自己所主持的大学排名“基本上符合我国高校当前的客观情况”,^[8]“中国大学50强”的设计者认为,该排名“指标体系设计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能够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我国高校的现状”,“能较准确地反映各高校的实际水平差距。”^[9]这些论述表明,和武书连等人一样,这三个排名的设计者都认为自己的排名符合作为价值客体的大学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价值主体需要满足的状况。这意味着,他们对大学排名的理解与武书连是一致的,即都将大学排名的过程视为一种价值无涉的认知过程。换句话说,在我国,大学排名活动的开展是建立在将大学排名理解为一种认知活动的基础上的。那么,大学排名实践的概念基础正确吗?

二、大学排名实践的概念基础:反思与批判

(一)理论失误

将大学排名视为一种认知的过程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大学排名是一种评价活动,而评价活动和认知活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认识活动。从对象来讲,认知活动反映的是客体是什么,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认知对象的客体是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评价活动则不同,它反映的是价值,而价值是指价值客体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现实效应,反映的是价值客体和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价值是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任何客体的价值都随着主体需要的不同而不同。从过程的角度来讲,认知的过程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镜式”反映过程,是一种摹写的过程,这是一种主体意识趋向客体的过程;评价过程则是评价主体运用一定标准对事物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价值主体需要进行判定的过程,这是使价值客体趋向主体需要的过程。从认识活动的结构来看,认知活动只包含一层关系,即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评价活动则包含两层关系,第一层是价值主体与价值客

体的关系,第二层是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的关系。按照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之间关系的不同,评价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重合、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部分重合(即评价主体是价值主体的一部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不重合。^[10]从认识主体来看,认知活动要求认识主体保持价值中立,以保证认识结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对于认知活动而言,只要认识主体有足够的认识能力,并能够保持中立立场,认识主体具体是谁并不重要。而在评价过程中,评价主体绝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如果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不重合,那么,评价主体就需要站在价值主体的立场上去进行评价,如果评价主体是价值主体或者价值主体的一部分,那么评价主体就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开展评价。不论是哪种情况,作为认识主体的评价者都不是价值中立的。从认识结果来看,认知的结果有正确与否之分,而且这种正确或错误是绝对的,是相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其判断的标准则是认知结果与认知对象是否相符合。评价的结论难有对错之说,但有合理与否之论,并且这种合理与否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价值主体而言的。就大学排名而言,大学排名的对象并不是大学,而是大学的价值,并且反映的是各个大学之间价值的大小;从过程的角度而言,大学排名是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各大大学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程度进行评判的过程;从认识主体而言,大学排名的制作者根本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即使标榜价值中立,也必定是虚假的;从结果来看,大学排名的结果并非绝对的,相反,排名的结果是随着评价标准的不同而不同。一言以蔽之,将大学排名理解为一种认知活动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原因分析

存在不一定合理,存在一定有原因。大学排名的认知论理解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首先,这与价值论研究中“拟科学”的认知论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实践上,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产业化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理论上来说,以牛顿理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成就也是空前的,正如丹皮尔所说:“牛顿理论的精确性实在令人惊异。两个世纪中一切可以想到的不符的情况都解决了,而且根据这个理论,好几代的天文学家都可以解释和预测天文现象。就是现在,

我们也须用尽一切实验方法,才能发现牛顿的重力定律和现今天文知识微有不符。”^[11]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取得显赫成绩,使得自然科学成为一切学科的典范,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成为一切学术研究均应遵循的理想范式。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西方哲学出现了“认知论转向”。认知论的哲学就是以“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事实为研究对象,以描述和说明为主要方式,以追求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旨归的哲学。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在一般价值论兴起之后,使用认知论方法进行价值论研究颇为流行。正如孙伟平所言:“如果平心静气地梳理、咀嚼一下价值论发展的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除了某些宗教化的价值信仰、道德化的价值说教、艺术化的价值实践以及某些日常习俗之外,人们大都是用‘拟科学’的认知论的方法对待价值论、处理价值问题”。^{[12]25}评价活动作为认识事物价值的活动,是价值论的组成部分,按照拉蒙特和杜威的看法,则是价值论的核心部分。正因为此,评价论研究也没有逃脱认知论传统的渗透,其具体表现就是,将评价视为一种认知活动,是“对价值这种存在或存在者的性质的‘正确反映’”,其结果就是“具有超主体的确定性、客观性”的价值真理。^{[12]45}这种真理与科学真理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其次,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认识活动都不是绝对内在的,认识活动除了与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有关之外,还与认识主体的家庭出身、阶级地位和利益等紧密相关。就大学排名而言,对大学排名的认知论理解与排名制作者的背景有一定关联。在我国,大学排名的制作者大多是理工科出身,并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自然科学范式的影响。例如,上海交大 ARWU 的负责人刘念才教授在其求学生涯中,先后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和高分子材料的硕士博士学位。在开展大学排名之前,他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邱均平教授出身于化学专业,并从事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工作。第三,人们对评价要求的误解也是原因之一。在评价活动中,评价者保持客观性是一项基本要求。此处所谓“客观性”的真实含义是要求评价者依据自己的理性,如实的反映价值主体的价值立场。然而,在现实的评价活动,包括大学排名活动中,人们一般都将“客观性”错误地理解为要求评价者秉承中立的价值立场。

三、作为评价的大学排名及其可能路径

虽然排名者基于大学排名是一种认知活动的假设,致力于打造“客观的”、“科学的”的排名,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排名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论排名者是否承认,这些排名实践仍然反映了特定的价值立场,只是排名者要么无意,要么有意的掩盖了这种价值立场。其结果是“将科学、认知论问题与价值论问题相混淆,将事实、真理与价值相混淆,从而在面对价值问题时,以‘客观性’、‘普遍性’的真理的化身自居,‘以真理的名义’说话、做事”,以“真理的名义”,将特定价值主体甚至自己的“利益与需要泛化为国家或地区、民族、阶级或阶层、群众、大家、他人的利益和需要,从而冠冕堂皇地将自己的利益、欲望、情感、价值判断等强加于人”,^{[12]46}结果是,许多价值主体的利益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损害。总而言之,对大学排名的认知论理解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因此,必须放弃对大学排名的认知论理解,真正将大学排名理解为一种评价活动。

作为一种评价活动,大学排名是以价值主体对大学的需要为标准,对各所大学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程度进行的判断。从这一认识出发,开展大学排名活动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排名的价值主体,并采取有效的手段去了解价值主体对大学的需要。从国外的大学排名实践来看,在明确价值主体需要的基础上开展大学排名,大致有三种可能的路径可供选择。

第一种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and Report,以下简称 U. S. News)的美国大学排名为代表。这类排名的基本特点是,公开表示排名的价值主体是潜在的学生,并基于学生的需要开展排名活动。例如,U. S. News 宣称,选择哪所大学对职业机会、金融福祉和生活质量有着深刻影响,而该排名的目的就是帮助考生作出这个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13]加拿大 Maclean 杂志也明确表示,该排名的目的是以综合的、可理解的形式向学生提供基础的、必需的信息,以帮助学生选择最能满足其需求的大学。^[14]不仅如此,这些排名的指标也的确反映了学生的价值诉求。罗燕结合美国的情况对 U. S. News 排名指标进行了分析,认为 U. S. News 排名指标中,除了学术声誉之外,其他指标真实体现了美国学生的需要。^[15]尽管这类排名大多出于商业动机

而研制,但却符合大学排名作为评价活动的本质规定,因而是大学排名的一种可能选择。

第二种路径则是基于价值共识开展大学排名。虽然目前并无此类大学排名,但欧盟“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这种路径的可能性。2008 年 12 月,欧盟发布了“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Multi-dimensional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 U-Multirank)研究项目,并进行公开招标,结果由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荷兰特温特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等 7 个专业机构组成的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表现评价联盟(Consortium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erformance Assessment, CHERPA)中标。该项目于 2009 年 6 月正式启动,于 2011 年 6 月结束。与 U. S. News 排名假定潜在的学生对大学的需要不同,CHERPA 认为,潜在的学生可以划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学生在选择大学时有不同的动机。例如,有些学生是从投资的角度来选择大学的,而有些学生则出于消费动机选择大学。这意味着,如果要面向特定价值群体开展排名,那么,群体内部的价值协商就是不可缺少的程序。因为只有通过协商才能在群体内部达成价值共识。在 U-Multirank 的设计过程中,CHERPA 就将协商程序引入排名活动。在协商的方式上,主要有利益相关者研讨会(stakeholder workshop)和在线调查(online survey)两种。^[16]协商的结果是,CHERPA 最终会向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提供适合各自需要的“指标菜单”,如针对学生的“学生菜单”等。^[17]“指标菜单”在本质上其实就是特定利益相关群体内部达成的价值共识。尽管 CHERPA 和欧盟并不打算发布大学排行榜,而是将这种权力交还给排名的使用者,但 U-Multirank 的研制过程仍然暗示了通过价值协商达成价值共识,并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大学排名的可能性。

第三种类型的代表是德国 CHE 排名。其特点是,排名者不发布大学综合排名,而是由排名使用者在给定的指标中自主选择一定数量的指标,创建适合自己需要的大学排行榜。相对于我国的大学排名而言,该排名的优点在于将价值主体的需要纳入到排名活动中;相对于上述两种类型的排名而言,其长处在于不仅充分考虑到价值主体需要多元化的现实,而且回避了因为引入价值协商程序而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因此,这种类型的排名也是开展大学排名活动的一种较好方案。

参考文献:

- [1] 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 2011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 [EB/OL]. <http://www.cuaa.net/cur/2011/2011dpxpyjbg.doc>.
- [2] 邱均平,等. 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排行榜是怎样产生的[J]. 评价与管理,2006,(2): 35-74.
- [3] 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网站. <http://plan.ruc.edu.cn/100622/102894/102895/55494.html>.
- [4] 武书连,吕嘉,郭石林. 2001 中国大学评价[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1,(6):38-50.
- [5] 武书连. 大学名次该怎么排[N]. 科技日报,2003-06-12(11).
- [6] 刘念才,等.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现状与未来[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3): 8-15.
- [7] 蔡莉,等. 中国校友会大学排行榜的理论与实践[J]. 现代大学教育,2006,(1): 75-79.
- [8] 邱均平,等. 2005 年中国大学排行榜是如何产生的? [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05,(4): 74-84.
- [9] 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网站. <http://plan.ruc.edu.cn/100622/102894/102896/55492.html>.
- [10] 冯平. 评价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36.
- [11] W. C. 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 李珩,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77.
- [12] 孙伟平. 价值哲学方法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13]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官方网站. <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articles/2010/08/17/why-us-news-ranks-colleges-and-universities>.
- [14] 《麦克林》官方网站. <http://oncampus.macleans.ca/education/2007/11/08/our-17th-annual-rankings/>.
- [15] 罗燕. 大学排名:一种高等教育市场指引制度的构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分析[J]. 江苏高教,2006,(2): 14-17.
- [16] CHEPRA-Network. Project 'Design and Testing the Feasibility of a Multi-dimensional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 Interim progress report:Preparation of the Pilot phase[R],2010:17-18.
- [17] CHEPRA-Network. Design Phase of the Project 'Design and Testing the Feasibility of a Multi-dimensional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R],2010:73.

On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China's University Ranking: Reflections and Return

LIANG Qing

(Schoo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Abstract: In China, university ranking is considered to be a neutral cognitive process. This viewpoint is wrong because university ranking is an evaluative activity rather than a cognitive activity. The wrong idea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of the ranking producers. With regard to its essence, a reasonable university rank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value subjec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university ranking based on the value subject has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

Keywords: university ranking; university evaluation; theory of evaluation; conceptual analysis